編後語

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四十年。以反思文革為起點的改革開放持續到今天,中國思想界正面臨改革共識破裂的困境:二十一世紀中國到底應往何處走?要克服這種思想困境,途徑之一是回到改革的起點——文革。由於文革研究在中國大陸仍是禁區,文革對某些人來說,或者像僵屍那樣荒誕瘋狂,甚至迷人,令人恐懼和不解;或者如中外某些左翼學者說的那樣,毛主義是「60年代所有偉大的意識形態中最豐富的」;文革經驗「可以探討中國和全世界的現代性重建」。文革有如一巨大黑洞,當代思潮稍有不慎就會被吸納深陷進去。這正如本期一位作者所說:「堅持文革記憶,首先就是要堅持歷史的當下性。」這樣看來,本期文革專輯九篇文章,就不僅僅是在談歷史了。

文化大革命本是毛澤東思想的展開,其後果卻是道德理想國的覆滅。艾愷認為, 毛的理想就是要把中國「延安化」,而這種延安化的本質就是反現代化。高華細緻剖析劉少奇指導的貴州「四清運動」,「既有毛氏特色,也帶有頗為濃厚的斯大林色彩」, 有如一場新的「肅反運動」。這樣,就不能把文革起因僅僅看作是毛的極左路線。王 友琴、唐少傑、裴毅然三篇文章,細緻生動地呈現出文革中知識份子的悲慘遭遇。 在他們筆下,北大、清華和全國各地的非正常死亡者,不再是一連串數字,他們被 還原成有名有姓、有血有淚的個人,自殺是他們保衛尊嚴的唯一武器。

顧錚解釋文革中官方意識形態如何營造陽光燦爛、充滿朝氣的攝影圖像,他指出,這些照片「面臨了將其就此認作歷史真實的危險」。如今,昔日北大文革牛棚所在地,蓋起了陳列石器的漂亮考古博物館,重慶紅衞兵墓地也將被拆除;毛紀念章、文革印刷品等,成為中外收藏家的珍品。針對官方和民間的文革記憶,徐賁和魏格林指出,漂白文革記憶,用虛擬歷史代替真實,將文革苦難消費化、玩物化,其不可避免的後果就是使中國人失去道德感和自尊。郭建分析西方新馬克思主義重要理論家阿爾圖塞、傑姆遜、德利克肯定文革的文化理論,是如何被納入當今中國新左派和後學語境中的。文革幽靈連同扭曲的記憶,其危險性是很可能使下一代重蹈文革覆轍。

從本期開始,「隨筆·觀察」欄改變為「短論·觀察·隨筆」,增加活潑的時論短評。本期岳健勇和張翔兩文是對當前國內改革爭論的反思和評價。岳健勇認為,所謂中國「和平崛起」,不過是一種「缺乏產業技術進步支撐的『貧困式增長』」,資源和市場的雙重瓶頸已構成了巨大挑戰;張翔則指出,2005年中國改革共識的破裂,主要表現在經濟精英階層遭遇了民主化潛流的挑戰,但政治精英階層構築改革共識的努力依然值得期待。

最後,在聆聽和接受對本刊裝幀過於豪華的意見後,細心的讀者可能發現本期封 面紙張薄了點。今後,我們不僅要在內容上更貼近中國現實問題,也會在紙張印刷 上逐步作出改變,令讀者感到更親近。春節在即,編輯室同仁向各地支持本刊的作 者、讀者問候節日愉快,並期待着你們的新作、意見和建議。